

堅

瓠

集

堅瓠十集卷之四目錄

冊封牡丹詔

金陸相朝

詩怒當事

雨淋雀形

一聯構訟

不妄謾

高塘高唐

鑽燧改

詠楊花

詩用青韻

檢討討夫馬

詩譏冢宰

雨淵進頌

秦屠出入

子與好客

奏對雅語

江陵勝景

洪周對

夢鱸

也不碍

徐白二珪

祭金魚文

新春雨雪

諺語皆詩

諺語對

水飯詞

妓募緣疏

囹兩鴨

劉沈好諉

鳴玉遣戍

賈謠

翟海槎詩聯

万棠陵翻案

西湖觀梅

張于湖詠雨

侍兒代書

迎春召對

梁趙調謔

優人諧戲

臨安道人

食蠱臺

開州銅鈔

無邊風月

此子詩

攬田

吳王相讓

馮婦解

犬吠張三嫂

阿婆臉不搽

媿作梁山

化妬神咒

十韻子語

短而偃

趙璘短小

任佃移文

村學傳誤

黠兒賺牛頭

嘲續娶

表子乃老

妓家祝獻文

方士大言

重刻褚石農堅瓠集卷之

甬上留香閣主人較刊

冊封牡丹詔

張山來潮冊封牡丹爲花王詔曰剖竹分
藩首重英華之選剪桐封國聿先富貴之
家欲拜爵以酬庸必頒符而錫命咨爾牡
丹金枝玉葉國色天香肇跡洛陽得天地
中和之氣敷華春夏鍾輿坤光霽之祥化

工賴以昭宣皇猷資其黼黻德足潤身睟
於面而盎於背姿尤邁種望如口而就如
雲巍巍郁郁煥乎其有文章肅肅雍雍允
矣如聞色笑圖奇形於麟閣名買胭脂賚
良相於江都贈之芍藥威儀棣棣尤堪粉
飾太平氣象堂堂無難役使草木位居元
首之尊羊叔子亂頭亦好言多藥石之益
王懷祖撥皮皆真沉香亭北君王垂帶笑

之眸羣玉山頭供奉草清平之調煥旌旗
之五色竹木皆兵舞干羽於兩階芝蘭作
佩錦心繡口簇簇能新霞蔚雲蒸多多益
辦接一枝於椿杪恍如天半朱霞伴兩口
於瑤池儼似雲中白雀重華協於蒂人誇
臺閣層層廣譽施於身共羨聲名藉藉如
遠客如近客如仙客如野客公門桃李咸
拜下風若清友若雅友若名友若艷友屬

國芻蕘同瞻化日展矣功高累葉誠哉德
冠羣芳茲以覃恩特封爾爲花王錫之冊
命鳴呼陽春有脚奕葉爲光天地無私本
支百世山河帶礪惟此一拳一勺之多冠
冕巍峩應加五服五章之采建邦設都永
固屏藩之位詠茅裂土附之姚魏之家爾
其克沃乃心以蕃王室毋效傾城之笑益
彰華國之猷欽哉

金陸相嘲

太倉陸孟昭景爲刑部郎中嘗往一朝士
家駕牛投刺不書名惟云東海釣鰲客過
朝士見之知爲景也亦遞一帖云西番進
象人來蓋孟昭而黑齒白人皆嘲爲象奴
云孟昭與麗水金文皆景泰辛未進士相
善性好戲謔文嘗嘲景曰黑象曰中含玉
齒泉應聲曰烏龜背上欺金文

詩怨當事

陸孟昭自以歷任年深當有不次之擢道
逢刑部尙書陸瑜大理寺卿王槩乘肩輿
來因避馬卽爲口號云陸老前頭去王翁
逐後來明年二三月也有轎兒擡諸公聞
而惡之遂有福建叅政之擬孟昭臨行察
案餞之對衆朗吟云非是區區欲大叅奈
因兩髻雪毵毵諸公側耳朝端聽一道清

風振斗南任後又寄詩京師諸故舊云再
三上覆衆哥哥人事無多沒奈何只有新
書并手帕並無段疋與綾羅聞者益怒遂
不復進用云

兩淋霍形

至正初張仲舉爲集慶路學訓導御史
下學點視廩膳隣齋出對云豸冠點饌是
日適用驢肉仲舉戲續云驢肉作羹御史

蓋河南人聞之大怒欲逮治之仲舉乘夜
逃奔揚州時揚州方全盛衆素聞仲舉名
皆延致之仲舉肢體昂藏行則偏竦一肩
韓介玉以詩嘲之云垂柳陰陰翠拂簷倚
闌紅袖玉纖纖先生掉臂長街上十里珠
樓盡下簾坐中皆笑或曰仲舉病霍形也
時有相士在坐曰不然此兩淋霍形也兩
霽則翀霄矣後入大都果致位貴顯

一聯構訟

廬山雜記南唐孟歸唐能詩肄業廬山國
學嘗得瀑布詩練色有窮處寒聲無盡時
隣居生亦得此聯遂交爭之助教不能辨
訟於江州各以全篇意格定之而歸唐爲
勝後歸京師累遷大理丞江州羣吏來京
猶指曰訟詩生也又劉貢父詩話豁達老
人喜爲詩所至輒自題寫嘗書人新粉墻

主人憾怒訴於官杖之使市石灰更圯墁
訖告官乃得縱舍一聯構訟題壁被管大
堪捧腹今盜句亦壁者實繁有徒請自收
斂勿遭毒棒

文劣不能妄諛

虞山詩人傳嘉靖中劉子威鳳好爲齮牙
詣屈之文吳人推服之袁景休字孟逸每
向人挾摘其字句鉤棘文義紕繆者以爲

姍笑子威聞之大怒訴於邑尉攝而笞之
尉數之曰若復敢姍笑劉侍御文章即益
逸仰而對曰民寧再受笞數十終不能改
口啗舌妄諛劉侍御詩文也尉笑而遣之

高塘館高堂生

濠州西有高塘館附近淮水御史閻敬愛
宿此館題詩於壁曰借問襄王安在哉山
川此地勝陽臺今朝寓宿高塘館神女何

曾入夢來輶軒往來莫不吟諷言佳有李
和風者至題於旁曰高唐不是這高塘淮
畔川南各一方若向此中求薦枕參差笑
殺楚襄王見者鼓掌○康熙丁卯南場第
二道策問經學中引高堂生事題紙誤刊
高唐生一士改前詩於席舍曰高堂不是
這高唐旅館人名兩不當若向此中窮討
論定應急殺楚襄王遂哄傳白下

鑽燧改

楊一清爲冢宰日有設爲選官求改事爲
口實者曰有選人旣注官意弗慊思改將
決於神籤其妻曰君儒人當聽命於儒之
靈者選人於是禱於仲尼旣至廟乃先詣
從配諸賢首至閔子曰某欲改官何從而
可閔子曰何必改問顏子顏子曰也不改
問宰予宰予曰於予改問其何自則曰鑽

燧改楊號遠庵其所注除遷擢皆由賄賂
鑽刺而得故云

咏楊花

劉績咏楊花詩云點髻繁眉西復東悠揚
無力任春風謝家擬雪真兒女到處生虫
不殺虫堯山堂云譏邃菴而作

詩用青韻

李西涯在翰林時諸翰林齋居閉戶作詩

僮僕窺之見其面目皆作青色彭數五教
以青字韻嘲之幾致勃蹊西涯爲詩解之
有擬向麻池爭白戰瘦來雞肋豈勝拳聞
者絕倒

檢討討夫馬

弘治中某檢討討裏河之夫驛丞不接某
不平或謂之曰驛丞不知檢討何宜只稱
翰林學士次日果稱學士仍前不出乃賦

詩云翰林檢討被人輕却冒瀛洲學士名
依舊驛丞全不理由來知要不知清

詩譏冢宰

嘉靖辛亥有無名子揭詩於朝堂曰侍郎
一載擢天官躡等超陞固有緣屬下晚生
門簿寫部前嚴示衆人看曾嗔厨役捶三
十爲謝當塗借八千反覆小人逢敵手始
援終陷勢應然一書云蓋指李默也

兩淵進頌

嘉靖丙戌天台縣起復知縣潘淵進嘉靖
龍飛頌內外六十四圍五百段一萬二千
章效蘇蕙織錦廻文體世廟以其文縱橫
不可辨識使開寫正文以進又監生王淵
請建世室其事旣行淵謁選得主簿爲上
官所筭上書自言擢上林苑右監丞進嘉
靖頌京師爲之語曰兩淵有兩口口淵大

如斗笑殺張蘿峰引出一羣狗。又皇明
續紀光祿署丞何淵上疏請立世室崇祀
皇考下部會議何其名之適合耶

秦屠出入

寧國屠杵石義英督學浙中持法嚴毅竿
牘俱絕先任爲無錫秦鴻洲梁以太僕少
卿調補最寬青衿居間可以券取時有秦
胥屠出之謠萬曆初屠陞南太常少卿江

陵柄政收祭酒待士一如督學時無錫周
儆庵子義爲司業和厚得士心又有屠毒
周旋之謠至形奏䟽屠尋轉太常卿

子與好客

嘉靖中長興徐子與中行好客尤好少年
美麗者一客醜甚自負能詩介蔡子木汝
楠薦之子與子木作書盛言客可喜狀以
家人將之恐客之窺書而求易也子與得

書大歡亟延入既見子與愕然笑啞啞不止贈以詩有自信金聲能擲地誰知玉貌不如人之句客猶得意傳示爲重

奏對雅語

明世廟政暇使侍臣各道邑里人物及豐城大宗伯李璣應聲曰鄉有長安長樂里有鳳舞鸞歌人有張華雷煥物有龍淵太阿世廟嘉其敏括

江陵勝景

宋公安張景隱居不仕仁宗召見問曰卿在江陵地有何景景對曰兩岸綠楊遮虎渡一灣芳草護龍洲上曰所食何物對曰新粟米炊魚子飯嫩冬瓜煮鯨裙羹

洪周對語

洪容齋周益公嘗侍壽皇宴因談肴核上問容齋卿鄉里所產容齋番陽人也對曰

沙地馬蹄驚雪天牛尾狸又問益公益公
廬陵人也對曰金柑玉版筍銀杏水精葱
上吟賞又問一侍從某浙人也對曰螺頭
新婦臂龜甲老婆牙四者皆海鮮也上爲
之一笑

夢鱸

南京王祭酒嘗私一監生其人忽夢鱸出
勝下以語人人因爲句曰某人一夢甚蹺

蹊黃鱸鑽腎事可疑想是翰林王學士夜
淡來訪舊相知聞者鼓掌

也不碍

宋時吏部一胥好滑稽有董公邁叅選失
去官誥但存紙印遂投狀給據一日侍郎
問胥曰此事無碍否胥曰朝士大夫董公
邁失一官誥紙印在也不碍侍郎覺其謔
侮杖一百罷之蓋俗有舞十般癩云一般

癩來一般癩渾身爛了肚皮在也不碍如
是凡十首語言相類故應聲爲戲云

徐白二珪

徐侍郎如珪謫外復以廷評入不欲忘舊
銜投臺中刺曰臺末他僚刺曰臺駁太常
寺少卿白若珪性謙下投諸權貴曰渺渺
小學生好事者作句曰臺末臺駁渺渺小
學同是一珪徐如白若聞者絕倒

祭金魚文

新安張山來潮祭金魚文丙辰重五日心
齋居士以瓣花卮酒奠金魚之魂而告之
曰惟爾朱塗粉傳玉質金相買婦盆盎少
則洋洋誕置閭庭居然發發文成五彩奪
水族之精英體具三停傲龍孫之美麗詎
識紅顏薄命無能世上常存野客緣慳不
獲人間近玩倏爾其休未入牧人之夢悠

然而逝無殊鄭校之烹漁非竭澤奚爲靡
有子遺泣甚過河乃至無能漏網見其生
旋見其死難言太上忘情嗟爾魄又招爾
魂乃見吾儕博愛

新春雨雪

康熙癸酉新春連日雨雪予偶出見一老
吟云今年春比去年春何必衣冠簇簇新
惟有天公知此意故將雨雪洒行程

諺語皆詩

今人諺語多古人詩
瓜田不納履
李下不整冠
曹子建詩
晚飯少吃口
活到九十九
古樂府句
待予心青日
是汝命
通時
唐太宗詩
何人更向死
前休韓退之詩
公道世間
惟白髮貴人
頭上不曾饒
杜牧之詩
事向無心得
章碣詩
世亂奴欺主
年衰鬼弄人
海祐終見底
人死不知心
杜荀鶴詩一

朝權入手看取令行時朱泚詩自己情雖
切他人未肯忙裴說詩日出事還生武元
衡詩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曹鄴咏李
斯詩終日醉醺醺張籍登金山寺詩林下
何曾見一人靈徹詩忍事敵災星司空圖
詩但有路在上更高人也行龔霖詩長安
有貧者爲瑞不宜多羅隱詩但知行好事
莫要問前程馮道詩在家貧亦好戎昱詩

大樹大皮裹小樹小皮纏庭前紫荊樹無
皮也過年宋僧行持詩但存方寸地留與
子孫耕賀仙翁句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
不值半文錢張叔仁送謝疊山入燕詩

諺語對

諺語對多可採者如板板六十四擲擲么
二三貓口裏挖鯀虎頭上做窠鍾馗捉小
鬼善才叅觀音捏鼻頭做梦挖耳朶當招

之類已見譚概近又得手弗動念四背起
打十三句客言范長白吃白腸飯無可對
予姪庭嘉曰盧河生着生湖羅亦堪解願

水飯詞

夸堅志有水飯詞云水飯惡冤家些小薑
瓜尊前正欲飲流霞却被伊來剛打住好
悶人那不免着匙爬一似吞沙主人若也
要矜誇莫惜更攬三五盞錦上添花

妓募緣疏

元妓連枝秀姓孫後爲女道士浪遊江湖
欲造庵於松江陸宅之爲疏曰京師第一
部教坊占排場曾使萬人喝采道德五千
言公案抽鎖鑰只因片語投機向林下得
大道高風指雲間問前緣福地一跳身纔
離了百戲棚中圈子雙擺手便做箇三清
門下閒人識盡悲歡離合幻打開老病死

生開交媾功成陰陽炭燒空慾海修持行
滿雌雄劒劈破愁城七星冠剛替下鳳頭
釵合歡帶生扭做鹿皮袋空非空色非色
色卽是空道可道名可名強名曰道往常
時紅裙翠袖生綃帳猛可裏草履芒鞋匾
皂絲銷金帳冷落風情養丹鑪消磨火性
半世連枝帶葉算從前歷盡虛花一朝剗
草除根到此地方成結果牢着眼有鳥飛

兔走急回頭怕崔怨猿啼五陵人買笑追
歡掉頭不顧三島客談玄論道稽首相迎
大都來幾個知音多管是前生有分玉樓
花下千鍾酒幾番歌白苧過行雲紙帳梅
邊一炷香從此誦黃庭消永日桃花扇深
藏明月影柳子瓢長醉白雲鄉皓齒細腰
打疊少年歌舞錦心繡腹宣揚老子經文
燒夜香非尋佳偶披崔警星月下禮拜茅

君登春臺不望遠人駕鸞車雲霄上追尋
簫史只此清茶淡話勝他濁酒狂歌淨洗
胭脂見全真本來面目輕敲檀板聽步虛
別是宮商人盡誇七真堂上添箇小仙姑
我只見五城山下冊立新王母不比尋常
釣子曾經老大箝錘百鍊不回萬夫莫敵
疇音微通一笑白面郎爭與纏頭如今頓
悟三生青眼客便當擡手旣不作入夢朝

雲暮雨也須撇等閒秋月春風若加了蒲
團上工夫便可到蓬壺中境界肯莊嚴一
處千年香火是成就到頭陸地神仙金銀
鈔等物懇求大塊子捨來福祿壽利錢擬
定加倍兒還你得道者多助看琳宮寶殿
日月交輝愛人者必親仗玉磬金鐘晨昏
報德秀以疏語多寓譏訕遂飄然入吳遇
醫人李恕齋復尋舊好築室偕老焉

罔兩鵬

尤仇遠稗史上虞鄭宰治邑有聲及去任
邑人作旗幟餞之中有鄭君製錦天下無
一封紫誥觀皇都邑人偕留不肯住誰能
舉網獲雙鳬鄭喜每宴集必出示人其弟
亦作宰歸無餞辭頗以爲耻謂曰此非頌
兄之美乃譏兄也網卽罔雙卽兩鳬卽鵬
其意以兄爲罔兩鵬也兄怒而焚之

劉沈好誇

劉菊庄與夏少卿善人有問其姓字者則曰夏少卿之好友更不言已姓同時有沈循與都憲錢鉞有屬人詢其姓亦曰錢員外是我外兄好事者爲之語曰沈循只說錢員外劉泰常稱夏少卿時傳以爲笑

鳴玉遣戍

錢塘俞鳴玉珩杭州前衛軍餘也善詩字

多辯才然性狙獪弘治初投爲鎮守內官
張慶椽吏遂虎而翼起家巨富其未爲吏
時亦欲如富貴相張海觀作詩譏云輕羅
細葛稱身裁今恐無憑換得來莫道此人
窮盡了出門還要轎兒擡及慶死外臺治
珩罪謫戍嶺南○初珩至海寧有人爲子
行賄得中鄉試者會試卒於道珩爲詩弔
之云門外長旛百尺高昔人曾此逞英豪

黃金散盡買科舉不見賢郎着紫袍

棗謠

武進翟海槎永齡與陸廉伯簡並以才學
馳名成化乙酉陸發解而翟名最後以書
柬所親曰至矣盡矣方知小子之名顛之
倒之反在諸公之上蓋以自嘲因嘲陸云
○翟赴南京患無貲買棗數十觔每至市
墟呼羣兒至每兒與棗一掬教之曰不要

輕不要輕今年解元翟永齡一路童謠載
道間者爭覓其旅邸訪之大獲贖利

海槎詩聯

靖江本江陰之馬馱沙人言語俗謂之沙
骨碌翟海槎詩云馬馱風景亦不俗依舊
桃紅并柳綠林間好鳥樹頭啼聲聲只叫
骨碌碌○有髹匠求翟書春聯翟改陽春
句云暢春生德澤萬物布光輝

方棠陵翻案

西湖飛來峰石上佛像元楊璉僧加雕琢
所成下天竺後壁畫王叔明筆其剝落處
孫宰子補之開化方棠陵豪爲秋官慮因
江南見而題曰飛來峰天奇也自楊總統
琢之天奇損矣叔明畫人奇也自孫宰子
補之人奇索矣二者乃山中不平之疑案
予法官也不翻是案何以服人衆傳爲笑

談

西湖觀梅

番陽張彥實兄楚材爲秘書監約彥實觀
梅西湖彥實作詩云天上新驂寶輅回看
花仍趁雪霏開折靖忍負金蕉葉笑捕新
臨玉鏡臺女媒未須翻角調錦囊先喜助
詩材少蓬自是調羹手葉底應尋好句來
時楚材再婚劉氏故及玉鏡臺事秦檜見

詩喜之遂擢左史

張于湖詠雨

張安國孝祥號于湖由鄉薦得試集英文
墨精妙考官媚檜取秦埴爲冠寔孝祥第
二孝宗覽之擢孝祥首選有詠雨滿江紅
詞曰斗帳高眠窓寒靜瀟瀟雨意南樓近
更移三鼓漏傳一水點點不離楊柳外聲
聲只在芭蕉裏也不管滴破故鄉心愁人

耳無似有遊絲細聚復散真珠碎天應
分付與別離滋味破我一窓蝴蝶夢輸他
雙枕鴛鴦睡向此際別有好思量人千里

侍兒代書

嚴州烏石寺在山上有岳武穆張循王劉
太尉題名光世不能書令侍兒代書姜堯
章題詩云諸老凋零極可哀尙留名姓壓
崔魏劉郎可是疎文墨幾點燕支洗綠苔

迎春召對

弘治改元莆田迎春戴大賓尙幼父兄抱
看有指謂守曰神童也守以龍飛二字令
屬對戴見春牛對曰牛舞守不然之戴曰
百獸率舞牛寧不舞乎守稱善又以虎皮
褥蓋學士椅令對戴曰兔毫筆寫狀元坊
守厚賞之年十三魁天下考科舉時同輩
見其年少謂曰小朋友就要做官做到何

官答曰閣老衆戲出對云未老思閣老應
聲云無才做秀才衆哄笑知反爲所傷也

梁趙調謔

唐梁寶好嘲戲因公事至貝州憩客館中
問貝州佐吏云聞此州有趙神德能嘲謔
卽令召之寶色甚黑憑案以待須臾神德
入兩眼俱赤至堦前梁寶卽云趙神德天
上旣無雲閃電何以無准則神德答云向

者入門來案後唯見一挺黑寶又云官裏料朱砂半眼供一國神德答云磨公小拊指塗得大社北寶無以難媿謝遣之

優人諧戲

羣居解頤優人李可及善諧戲嘗因延慶節緇黃講誦畢次及優倡爲戲可及褒衣博帶攝齋升座稱三教論衡一人問曰旣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婦人

問者驚曰何也曰金剛經云趺坐而坐非
婦人何須夫坐然後見坐也又問太上老
君何人對曰亦婦人問者曰何也曰道德
經云吾所大患以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
何患非婦人何患於有娠乎又問文宣王
是何人曰亦婦人也問者曰何也曰論語
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非婦人奚
待嫁爲上大笑厚賜之

臨安道人

紹興中臨安有老道人嘗以冬日在三省門外空地聚衆覓錢用濕紙裹黃泥向日少時卽乾成堅丸因白衆曰有小術呈獻覓錢沽酒乃隨五方書金木水火土五字各燃一泥丸包以濕紙就日色晒之少頃去紙東方者色青如靛南方則赤如丹西方則白如珠北方則黑如墨中央如黃蠟

然人皆相顧歎異競與之錢其人髮黃面
鰐雖冬月只着單衣必有道者也

食蠱墓

漳州一士負氣壯猛同數友出次村落見
地上精帛包物皆莫敢取士獨笑曰吾正
貧取之何害對衆啓之絹數匹中貯白金
三大笏一蟲如蝦蟇祝之曰汝蠱毒自去
持銀絹歸舉家皆懼禍至士人是夜升榻

有一青墓大如周歲兒先踞席上正念無以侑酒卽敲殺之家人益懼士人割而煮食之乃就寢醉境晏然明夜又有墓十餘枚小於前復烹食之明夜又得數十枚夕夕增多而益以減小最後遂滿屋充塞不可勝食士人膽氣益振一月後乃絕舉家亦無他異

開州銅鈔

淳熙中天台陳達善知開州得一銅銚闊
徑則三寸下列三足上有蓋其薄如紙不
知其爲何用或告之曰投食物於中燃紙
炬燎之即可熟陳試取猪肝使庖人如常
法治之漬以鹽酒仍滿注水并一石子自
持一炬燎其腹俄聞銚中汩汩有聲及炬
盡蓋石子已糜熟自是每風興用此法治
食食畢乃出視事

無邊風月

菰軒齋記唐伯虎

錢支頤集作
崔灘

題效湘英家

匾云風月無邊見者皆贊美視枝山見之
曰此嘲汝輩爲虫二也湘英問其義枝山
曰風月字無邊非虫二乎湘英終以爲美
不之易○又伯虎對門一富翁之母七十
壽誕求詩於伯虎伯虎援筆書曰對門老
婦不是人富翁見書而驚又書曰好是南

山觀世音意稍釋第三句曰兩箇兒子都是賊見之又不覺失色續更書曰偷得蟠桃獻母親富翁快快持之而去

跏子詩

月下閒談有跏子詩云哀哉跏背翁行步甚龍鍾遇客先施禮無人亦打恭有心尋地孔何面見蒼穹仰臥頭難着俯眠腹又空蝦身窘且縮龜背聳還豐雨不沾懷內

醫常晒日中娶妻須凸肚樓妾怎俱胸刻
石差堪擬斷環略可同小橋稱雅綽新月
肖尊容赴水如垂釣懸梁似掛弓生前偏
跼踖死去也謙恭。子舊藏沈君玉橄欖
核雕跏子一枚棕帽鬚鬚直身肩有補頂
手持一扇扇有詩四句云一世無驕色常
年只鞠躬對人能委曲隨處笑春風君玉
圖書一方又有楊梅核雕猢猻一枚眉目

畢具惜失之矣

攬田

崇明佃戶攬田先以雞鳴送業主此通例
也有張三者向施氏攬田施曰此田不與
張三種旣而張三取雞餽之施轉語曰不
與張三却與誰張三曰施相公如何頃刻
間兩樣說話施曰方纔這句話是無稽雞
之談此刻這句話倒是見機雞而作

吳王相謔

吾郡吳原墅面麻而鬚鬚莆田王玉峰口
歪而牙豹二人同部王戲云麻臉鬚鬚羊
肚石倒栽蒲草吳應云豹牙歪嘴螺殼杯
斜嵌蚌珠聞者鼓掌江萊蘿作桃源李源
野方伯曹前陽食憲事

馮婦解

堯山堂外紀安福張鰲山督學江北一門

生往見問老師試士中有俚文可作話柄者乎張曰吾在徐州以馮婦善搏虎爲題一生云嗟乎馮婦一婦人也而能搏虎不惟搏也而又善搏焉夫搏虎者何扼其吭斬其頭剝其皮投於五味之中而食之也豈不美哉士爲之絕倒○崇禎中呂匪菴督學河南試其縣以湯使遺之牛羊一段爲題一生云牛羊滿堦不以享親之腹而

以實自己之喉嚨使其親眼飽肚中饑也
不亦恨乎又爲淵醵魚文一魚曰獺來矣
衆魚皆曰獺來矣沈伯敘先生從中州歸
傳述甚多皆可噴飯惜不能記憶也曾見
吾於武成三句文一士云夫武城小邑也
而取二三策則其書不亦多乎又陸介綏
言一士作夫婦之愚兩節文篇中有云夫
至大也而婦能載之婦至小也而夫能破

之夫者上察下也婦者下察上也上察下
察鳶飛魚躍之象也見者絕倒

犬吠張三嫂

青箱雜記郎中曹玟滑稽辯捷一僧以詩
卷投獻玟閱其首篇登潤州甘露閣云下
觀楊子小琰曰何不道卑吠狗兒肥次又
問送僧之楚云猿啼旅思凄琰曰何不道
犬吠張三嫂

阿婆臉不搽

嘉興林叔大

鑄

爲江浙行省掾貪墨鄙吝

頗交名流以沽美譽其於達官顯宦則品
饌豐美若高人勝士不過湯餅而已偶延
黃子久公望作畫多士畢集復以素點供
客諸士譏訕交作叔大赧甚揖潘子素純
題其畫子素援筆書一絕云阿翁作畫如
說法信手拈來種種佳好水好山全抹盡

阿婆臉上不曾搽子久笑語曰好山好水
謂達官顯宦阿婆臉不搽言素面也言未
已子素復加一句云諸佛菩薩摩訶薩衆
不解其意子素曰此卽僧家懺悔也開堂
大笑而散叔太數日不見客

媿作梁山

國史補李濤爲弟潯娶禮部尙書竇寧國
之女年甲稍高花燭之夜竇氏出衆濤輒

望塵下拜。潞驚曰：「太哥風狂邪？」新婦：「阿伯，豈有咎禮？」潞曰：「我不風，誤謂親家母。」潞慚，既坐，竇氏復拜。潞又手當胸作歇後語曰：「慙無竇建德，媿作梁山伯。喏喏聞者莫不絕倒。」

化妬神咒

扈統妻荀氏性妬悍。一日統夢神謂曰：「天上有化妬神咒一卷，自孔門三出妻之。」

後此經不行人間今授汝汝當諦聽乃開
織屨寶藏朗誦統俯伏聽受卽能默記每
日清晨奉持三日後荀氏漸覺溫柔四十
九日荀氏病口吐一物黑如漆似蛇兩頭
似蝎兩尾統不解何物夜復夢神曰此是
汝妻妬根今爲佛力拔去永無妬心矣妻
病亦愈。向年張浼心曾示一抄本有佛
說怕老婆經今問之亦不復記憶矣

十鬚子語

馮猶龍先生有十鬚子語各引四書中哉
字一句結之錄之以資談笑鬚子一我未
冠時你先出是天下莫蚤於一鬚子一鬚
子曰時哉時哉鬚子二一逢考試預先剃
是天下莫詐於二鬚子二鬚子曰笠予所
欲哉鬚子三炒黑芝蔴滿面攤是天下莫
穢於三鬚子三鬚子曰此物奚宜至哉鬚

子四拍子辨子無意思是天下莫勞於四
鬚子四鬚子曰予豈好辨哉鬚子五風吹
倒捲如老虎是天下莫猛於五鬚子五鬚
子曰彼烏敢當我哉鬚子六朝朝夜夜防
火燭是天下莫險於六鬚子六鬚子曰水
哉水哉鬚子七未曾吃粥你先濕是天下
莫累於七鬚子七鬚子曰爾焉能免我哉
鬚子八一場相打連根拔是天下莫痛於

八鬍子八鬍子曰是何傷哉鬍子九陰陽
二毛稱好友是天下莫尊於九鬍子九鬍
子曰烏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鬍子十下
顏甦當摸弗出是天下莫藏於十鬍子十
鬍子曰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

短而偃

武德中崔善爲歷尚書左丞甚得時譽諸
曹惡其聰察因其身短而偃嘲之曰崔子

曲如鉤隨例得封侯
膊上全無項胸前別
有頭

趙璘短小

唐趙璘儀質瑣陋成名始婚薛能爲儗相
諺以詩略云巡關每傍樛蒲局望月還登
乞巧樓第一莫教嬌太過緣人衣帶上人
頭又不知元在鞍韉裏將謂空馱席帽歸
又火爐牀上平身立恰與夫人作鏡臺

任佃移文

正德間南充任佃以御史謫江陵知縣或有公移與隣縣知縣輒稱即將某人如何某事如何同僚不堪因署其公移尾答之曰即將即將又即將即將二字好難當寄語江陵任大尹如今不是繡衣郎佃見之默然聞者爲解頤

村學傳誤

曹元寵題村學堂圖云此老方捫虱衆雖
爭附火想當訓誨間都都平丈我語雖可
笑而曲盡社師之狀杭謔言社師讀論語
郁郁乎文哉爲都都平丈我妻巷之言習
而不悟一日宿儒到社中爲正其訛學童
皆駭散時人爲之語曰都都平丈我學生
滿堂坐郁郁乎文哉學生都不來曹詩益
取此也

黠鬼燬牛頭

捧腹編艾子病熱稍昏神遊陰府見閻羅
升殿治事有數鬼權一人至吏前自曰此
人合以五百億萬觔柴於鑊湯中煮訖放
去王可之令付獄一牛頭捧執之去其人
私謂牛頭曰君之豹皮褌何敝若此牛頭
曰宜中無此皮若陽人焚化方得其鬼又
曰家中此皮甚多若蒙獄主見憫少減柴

數早得還鄉當焚十皮爲獄主作視牛頭
喜曰爲女去億萬二字則速得還兼免沸
煮之苦矣於是义入鑊爇之牛頭時來相
問小鬼遂報柴足旣出鑊引見閻羅釋放
將行牛頭囑曰勿忘皮也其人乃回顧曰
有詩一首奉贈牛頭獄主要知閻羅任閻
王不在君減刻官柴猶自可更求枉法豹
皮視牛頭大怒業已復王無可奈何矣

嘲續娶

陳鹿友起莘久館常熟祝氏曾述常邑耆
儒某晚年再娶錢蒙叟諸先生輩皆有詩
文稱賀時孫扶桑先生承恩年十四故作
鄙俗七言一律曰寡婦今朝嫁寡公生涯
重整興葱葱竹床破簾伊啞响舊龜新泥
踢禿春開口蛤蚧寬定宕垂頭麻雀癩丁
東掀帷忽見窓楞白勉強支腰又一通見

者絕倒順治戊戌先生遂魁天下

表子及老

俗謂娼曰表子嫖客曰及孤老表對裏之稱表子猶言外婦及老猶言客人秦以市販多得爲及蓋販負之徒要雅作嫖娼○私娼曰私科子雞雉所乳曰窠卽科也爰子春秋殺科雉者不出三月蓋言官妓出科私娼不出科如雞雉之戀窠也一作私

貨子亦通又名半批醋

妓家祝獻文

李卓吾山中一夕話載妓家祝獻文曰伏
以香焚寶鼎燭插銀缸奉請勾欄土地教
坊大王烟花使者脂粉仙娘弟子生長九
江之上僑居聖帝之傍因無生理買良爲
娼今遇七夕令節啓建葦素道場拜獻本
司聖衆願祈如意吉祥大姑常接有錢及

老二姐廣招多鈔財郎三姐房中時時舞
弄獅子四姐床上衣夜捉對鴛鴦五姐忙
地地迎新送舊六姐急忙忙脫襯寬裳七
姐鹽商包定八姐木客連樁九姐願得富
翁梳弄十姐只求財主成雙厨厦春梅秋
菊常接箇幫閒落剩之客走動張三李四
頻燒些淨脚洗手之湯合家利市永保安
康謹疏形容搗兒愛鈔曲盡其情